



“星之梦”管乐团在五缘音乐厅举办专场音乐会,老师通过敲击乐器为听障儿童提供节奏引导



“星之梦”管乐团的一位听障孩子在专场音乐会上独奏

在无声世界里,开一场音乐会

听不见声音,可以演奏吗?

2017年,一场公益演出在厦门市特殊教育学校落幕。演出过后,数十个听障孩子围上来,好奇地注视着台上的乐器。看到孩子们眼里小心翼翼的渴望,一个“疯狂的想法”扎进校长陈莎茵脑海里。

六年后,一束镁光灯照亮舞台,这些孩子迎来了圆梦时刻。伴随悠扬的长笛和低沉的鼓点,以听障儿童为主力组成的“星之梦”管乐团,接连演绎了十余首经典曲目,在场观众有人听得沉醉,有人低头抹起了眼泪。

这场有声交织着无声的奇迹背后,凝结了许多人的汗水与泪水。

“一个敢学,一个敢教”

2023年12月27日夜,鹭岛厦门。涛声伴着风吟,一场在五缘音乐厅举办的音乐会唱和着夜的宁静。

《铃儿响叮当》《莫扎特的旋律》……舞台上,独奏、重奏、合奏轮番上演,动听的旋律在大厅萦绕。然而这一切对演奏者们来说却悄无声息,他们听不见旋律,也听不到掌声,如同一场默剧。

这是“星之梦”乐团的首场专场音乐会。演出结束,全场掌声雷动。望着台上的孩子,陈莎

茵无比欣慰,如果不是六年前的一个大胆设想,孩子们或许无法发现自己闪闪发光的一面。

厦门市特殊教育学校是一所招收6岁到18岁聋哑、智障和自闭症孩子的学校。2017年,当厦门敦善交响管乐团来到学校公益演出时,一些听障学生盯着金灿灿的乐器出了神。“他们小心地触碰着,东看看西摸摸,可能是从未真正‘聆听’过音乐,因而对乐器有着强烈的向往。”管乐团成员薛浩回忆。

孩子们眼中的热忱触动了陈莎茵,她萌生出一个“大胆”的想法:让孩子们拜师学艺。

这在过去几乎没人想过。陈旭飞是学校唯一的音乐老师,但在27年的教学生涯里,她从未给听障学生上过音乐课,最接近的是舞蹈律动课。“聋哑儿童可能擅长画画、舞蹈或其他职业技能,但要推开音乐这扇门几乎不可能。”听到陈校长的提议后,陈旭飞曾试图查找有关“聋人乐团”的成功案例,得到的结果是“几无先例”。

同样觉得不可思议的还有敦善乐团的老师。作为一支经验丰富的乐团,他们接过形形色色的学生,但唯独这次,大家一致觉得没底,“管乐器演奏对于正常孩子来说都不简单,更何况是

一群听障儿童。”

尽管顾虑重重,但面对孩子们的炽热心愿,大家还是选择小心呵护,“先试试再说”。很快,“一个敢学,一个敢教”,7位敦善乐团的成员无偿担任授课老师,学校老师协助沟通翻译,孩子们的“星之梦”开始了。

一场共同点燃的实验

无声世界的大门,是老师们手把手一点点“撬开”的。

“听障孩子只能靠人工耳蜗听到一点点声音,更多要靠手去感受声乐振动的变化,我就让他们把手放在我的肚子上,识别腹部吹气节气的节奏。”薛浩说。

在吹奏圆号、长号这类用唇振动发声的乐器时,孩子们就摸着老师的腮帮子和管柱,当他们自己尝试吹奏时,再靠记忆还原感知到的振动频率。

尽管想了许多办法,听力缺失仍是一个难以弥补的障碍。参加乐团的孩子,一半以上是重度听力障碍,仅仅是把乐器吹响,就难如登天。有的急于证明自己,却发现第一道关都迈不过去,不甘心地跺脚大哭。

“他们不会吹气,我就拿一个瓶子,让他们对着瓶口吹泡泡,或是对着纸巾和乒乓球吹

气,感受纸巾的飘动、乒乓球的旋转。”小号老师李凡尝试许多办法让他们“看见”声波的形状,一些孩子在经历一个多月练习后,终于吹出了声响。

控制鼓棒的高低来控制音乐的强弱,触摸乐器的振动频率来感受声音的传导……在老师的带动下,孩子们学着把身体当成一只大耳朵,用皮肤的触感去捕捉流动的音符。

重度听障患儿郑伊铭是“星之梦”乐团里的圆号手。圆号是公认最难吹的乐器之一,加上因为先天嘴唇肥厚,郑伊铭怎么也吹不响。后来,他学会攥着一面小镜子,在课后,在饭桌,甚至在床上……他每时每刻都对着镜子练习嘴型,到最后嘴唇都磨得裂开了,终于吹响了圆号。

在李凡看来,虽然学得慢,但这些孩子也有普通孩子少见的“执拗”。“他们很少三分钟热度,必须要把一个条目吹对了,才进行下一条,有时候好几周都只吹一个条目。”

日复一日,窗外的树叶换了一茬又一茬。排练教室里的合奏声,总是会在每周二中午准时响起。这是大家约定的排练时间,哪怕在疫情期间,老师也会隔着屏幕指导,从不缺席。

共同托举梦想的除了老师和乐手,还有家长。为了照顾三年级的儿子林一圻,高燕萍辞去了工作,每周二中午准时出现在排练室,一起和孩子训练,帮他指出音准高低。

“我就是他的耳朵。”为了帮助儿子更快上手,高燕萍也买了一只小号,跟着网上教程自学五线谱,“不期望他能取得多高的造诣,开心是最重要的。”

无声世界里的美妙旋律

孩子们学习的第一首乐曲是《对手》,如果把乐曲的难度划分为10颗星,它最多只有0.5颗星。然而这首时长两分钟的曲子,孩子们练习了两年半的时间。

“第一次合奏果然不出所料,的确是能听。”薛浩说,但总算是完整吹下来了,孩子们很

兴奋。

2021年7月,“星之梦”管乐团作为特邀嘉宾,参加厦门市中小乐器乐比赛展演,现场观众一千多人。这是听障儿童第一次与正常孩子同台。额头冒汗、手脚发抖,孩子们非常紧张。

演奏时,老师们分坐在学生中间,或用手在学生的肩头、腿上轻打节拍,或用手在琴谱上指出要演奏的音符。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当掌声爆发时,先下场的薛浩躲在幕后偷偷抹眼泪,“想不到如何描述心情,多年的酸甜苦辣,任何语言都太苍白了。”

相比于舞台上的成功,孩子们身上的变化更让人欣喜。语文老师王丽焯观察到,平日里怯生生的孩子穿上漂亮的演出服,站上明亮的舞台,笑容显得格外自信,骄傲地伸长脖子,在观众席里搜寻父母的影子。

“音乐让他们懂得了热爱与坚持,变得自信而乐观,也学会了自食其力和感恩身边人。”陈莎茵说,如今“星之梦”乐团时常走入社区、养老院公益演出,常常座无虚席。

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4岁及以下的听力残疾儿童总数超过460万,是世界上听障儿童数量最多的国家。过去,听障儿童普遍被认为只能从事绘画、设计、烘焙等工作,“听障儿童乐团”的出现,让这一群体看到了更多可能。

这背后,还有科技的进步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十三五”以来,我国对人工耳蜗植入手术、辅助器具、康复训练等内容提供救助及补贴服务。厦门市残联数据显示,2019年以来,厦门市残联为92名残疾儿童植入人工耳蜗手术实施救助,金额达640万元。

陈莎茵说:“因为听不见,听障孩子们的世界往往很小,能拓宽一点都弥足珍贵。”而音乐,正为这小小世界推开一扇新的窗户。也许听见世界对他们而言仍然很远,但今天,他们的声音正被越来越多人听见。

(据《新华每日电讯》)

首单“家庭+慈善”信托在河南落地

■ 本报记者 高文兴

近日,“中原信托·兼爱1号慈善信托”成立,这是信托业内首单采用“家庭服务信托+慈善信托”的创新模式,为公益慈善事业开辟了新的路径。该信托善款最终将捐助给河南省内困境学生,助力困境高中生顺利完成学业。

据记者了解,不同于家族信托,家庭服务信托(又称家庭信托)的财产门槛较低,初始设立时实收信托不低于100万元即可,它是为特定家庭成员设立的信托,主要是提供风险隔离、财富保护、资产配置和收益

分配等服务。而家族信托是为整个家族设立的信托,以管理和保护家族财产,家族信托初始设立时实收信托应当不低于1000万元。

而前不久的5月15日,我国首份家庭服务信托白皮书——《中国家庭服务信托白皮书(2023-2024)》刚刚发布。该白皮书指出,虽然目前家庭服务信托展业面临系统建设要求高、行业形象待重塑、短期展业难盈利以及合作模式待优化等难题,但家庭服务信托仍旧有望成为未来中国中产家庭的“标配”财富

管理工具,更多大众富裕家庭将通过家庭服务信托这类综合性金融工具,享受到信托制度优势和多维服务功能。

而在此次“中原信托·兼爱1号慈善信托”的双层结构模式下,家庭服务信托负责信托财产保值增值,部分信托利益注入慈善信托。该双层结构的慈善信托运作模式不仅充分发挥了慈善信托的灵活性,也实现了家庭服务信托委托人对于家庭的财富运用与公益慈善实践的有效衔接,满足了客户的个性化及多元化需求。